

悲与美

周安林 著

014039541

I206-53
38

悲与美

周
安
林
著



北航

C1724300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峽文艺出版社

I206-53
38

1322603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悲与美/周安林著. -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550-0178-2

I. ①悲… II. ①周… III. ①中国文学 - 文学评论
- 文集②散文集 - 中国当代 IV. ①I206 - 53②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6347 号

悲与美

周安林 著

责任编辑 李永远

助理编辑 莫 茜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 - 87536797

印 刷 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 350108

地 址 福州市闽侯永丰村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15.25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0178-2

定 价 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序

孙绍振

从教数十年,观察学生的学术前景有相当的经验,在福建师范大学 1978 级学生中,周安林最先引起我的注意。我不知道他的考试成绩如何,可能不属于最顶尖的一类,我看重的是文笔及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在不多的接触中,凭直觉感到此子可能有前途。后来,他研究悲剧的论文就在《文学评论丛刊》上发表了。这不但对于一个本科生,而且对青年教师来说,也是难能可贵的。把这样的学生留下来作为未来的学术骨干加以培养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毕业的时候,他却被分配到宁德地区一所师范学校去了。我颇为不解。有时想,如果他当时来找我,我就会像为王光明、范希健那样不遗余力奔走、呐喊,不惜弄到领导头痛,最后取得成功。可是,他在这方面没有多少灵气,像当年许多老实巴交的学生一样平平静静地服从分配,走上了工作岗位。

后来,我们很少联系,只知道,他在师范学校工作差不多十年以后,就被调到行政部门工作了。

如今,翻阅他的这本集子,不禁感慨系之。

虽然在中等师范学校工作,但他的学术努力并没有停止,他显然有一点追求,或者说有一点雄心。在那改革开放初期,他的选题

竟然是悲剧，论文还是系列的。他在本书的后记中这样说：

我曾经痴迷于悲剧的研究，甚至于呕心沥血，肝肠寸断。有朋友不解，问我：“以你这样直率、豪放、开朗的性格怎么会喜欢上悲剧？”其实朋友不理解的是悲剧，以为那只是悲伤、悲痛之类的东西。在我看来，只有大胸襟才能容纳悲剧，只有大气魄才能直面悲剧，只有大智慧才能悟透悲剧……

这样的选题，在今天看来，并不十分引人注目，但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和中期，却是需要学术勇气的。极“左”思潮不时君临，宣称社会主义时代不存在悲剧具有正统的优势。正是因为如此，他的第一篇论文中，常常流露出一种以守为攻的语言：“社会主义制度并非一出现就是十全十美的。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它只是一个刚出现的新事物，本身就存在一个发展的过程，就有一个不断改革、不断完善的过程。而在这过程中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还可能会走一些弯路。它的不完善和缺陷则为社会主义悲剧的产生提供了土壤。”有了这样的前提，他在必要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地露出锋芒。因为他针对的是正统派所死抱着不放的恩格斯关于德国农民起义的悲剧性的论述：“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种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但是，他的思想焦点不在普遍的历史局限，而在人：“人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完善和缺陷，才会产生悲剧，社会主义时期悲剧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应当是内在的亦即在人的身上。那就是说：人的私欲，即人的权利欲、金钱欲、性欲……是产生悲剧的直接原因。”这在当时可能是被当成违反阶级论的人性论的。但是，这就是他后来一系列论文的出发点。他的后续论文，就是以人，以人的生命为母题

衍生下去,即使“英雄悲剧”,也只是“生命的赞歌与绝唱”,至于“性格悲剧”,则更是“人性的困惑与游移”,而“境遇悲剧”,则是“生存的困顿与窘迫”。在《论新时期悲剧文学的历史发展》中,他不满足于“外部条件的揭示——社会批判”,把重点放在“内在心灵的审视——人的发现”上。虽然从总的方面来说,他在当时并不完全是异端,但是,他总是努力表现出尊重现实的发展,不惜对经典理论有所突破。这种突破主要是美学上的,那就是把悲剧作一个美学范畴来层层深入地展开。他的开拓甚至深化到“审丑”的层次。他在这方面的论述,有一定的系统性,对之加以全面分析,不是本文的任务,不过本书的后记,却有相当警策的提示:

“这世上还有什么比美更美的吗?”有人说:“有,那就是当着你的面把美摔得粉碎。”我想那就是悲剧了。于是我以为:悲剧是审美的最高境界。

悲与美的矛盾统一,成为审美的最高境界,这是一个崭新的学术命题,显而易见,有着深广的开拓空间,但是,他显然信心不足:

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研究悲剧,本身就是一个悲剧,以我有限的学识与智慧想探寻悲剧的真谛,更是一个悲剧。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研究悲剧本身就是一个悲剧,这是从形而下的意义上说的,但是,悲与美的矛盾,从悲到美的转化,却还有形而上学的一面,形而下的现实关怀干扰了他形而上的思考。其中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他的工作发生了变化,行政工作的繁重使得

他没有可能在浩如烟海的典籍和文学作品中进行形而上的思考。对悲向美转化作超越简单经验的原创性的概括并且形成系统,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是超越个体生命的限度的。

对于学术的中断,他说他在被“悲剧”折磨得身心疲惫、遍体鳞伤之后,选择了逃避,几乎20年不再涉足文学评论领域。

从理论上来说,他的研究戛然而止,但是,实际上,他的思考并没有中断。

在他回忆往事的散文中,特别是一些回忆生命历程的文章中,贯穿着相当浓厚的悲剧美意识。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写自己父亲、岳父、妹妹的篇章,字里行间,渗透着美与悲的交织,一方面是生命的大限,作为生命个体不可逃避的悲剧,充满了无奈的悲痛;一方面又是精神的洁净和美好的升华。当然,这种悲剧美的思考并不局限于亲情,再看《血性腾冲》一文,其中写到抗日战争,民族危机最为严峻的年代,国民政府一位年逾花甲的县长,对日寇诱降的答书,很值得在此引用,与读者共享:

余为中国之一公民,且为腾冲地方政府之一官吏,由于余之责任与良心……仅能竭其精力以尽其责任,他日阁下对腾冲将不复有循良醇厚之感,由于道德及正义之压力,将使阁下及同僚终有一日屈服于余及我腾冲人民之前……

将抗日时期中华民族悲痛的精神表现得如此壮美,堪称绝唱。安林称赞此文“虽义愤填膺而不失斯文,竟然把血性表现得如此文化。无怪乎蒋中正闻之,题赠‘有气节之读书人也’”。这也使他理解了一进大门便见边上有一“倭冢”,里面葬着四具日军尸骨。中华乃礼仪之邦,然礼而有节。

虽然悲与美作为理论问题并没有以理论形态概括,但是,在感性的抒写中展示着悲中之美,美中之悲。当然,这是从形而上的意义上讲的,是生命意义上的悲剧之美。也许,这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他“悲剧研究的衍生物”。

2013年5月4日

目 录

第一辑

对社会主义时期悲剧艺术的几点看法	3
试论社会主义悲剧艺术的类型	16
论新时期悲剧文学的历史发展	32
《人生》的艺术魅力	56
在历史与美学的意义上建构性格 ——关于改革题材文学的美学思考	75
悲剧精神催化的艺术张力 ——评铁雪“水上部落”系列小说	84
生命之树常青 ——读唐颐散文集《树犹如此》	92
情在历史云深处 ——读唐颐闽东历史名人系列散文	97
桃花源里可耕田 ——读陈浩志散文集《流淌在我心中的月亮河》	104
关于《葫芦村笔记》的笔记	108
让感觉插上想象翅膀	115
文艺批评需要更多的宽容和理解 ——读冯至先生的《朱自清先生》	119
关于审丑	123
旧作新读	129

唐代皎然、司空图派诗论再认识	136
----------------------	-----

第二辑

澳门散记	157
千年曙光耀石塘	
——赴浙江温岭石塘观新千年第一缕阳光纪事	164
天水南郭寺访古树名木	168
长征胜利 70 周年之际话遵义	171
血性腾冲	174
奇瀑·神鱼	179
带你走进英伦三岛之苏格兰之旅	181
带你走进英伦三岛之城市之行	187

第三辑

数学王国一骄子	
——记闽东籍著名青年数学家范更华	197
海魂	201
往事萦怀思未歇	
——怀念父亲	210
长者情怀仁者心	
——忆岳父	216
永远的筒子楼	219
最是快意师生情	223
轮椅上的妹妹	227
后记	231

第
一
辑

对社会主义时期悲剧艺术的几点看法

悲剧在审美对象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我们这里所说的悲剧不是作为一种戏剧类型,而是作为美学的一个基本范畴,指的是反映在文学艺术中的一种悲剧性的矛盾冲突,描写这种矛盾冲突的戏剧、小说、叙事诗、电影以及其他艺术形式都可称为悲剧。

作为美学基本范畴的悲剧,长期以来为人们所瞩目,引起了许多哲学家和艺术家的思考和研究。悲剧之所以受到如此的重视,是因为如同亚里士多德指出的那样:悲剧是人生中严肃的事情。它不是悲哀、悲惨、悲痛、悲观,或死亡、不幸的同义词。作为美学对象的悲剧往往能够最直接地表现出人性中最具本质的东西,而产生特殊的审美效应。因而在我国社会主义的文艺领域中悲剧也应当受到充分的注意,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加以深入研究。

对于社会主义的悲剧艺术,早在20世纪50年代老舍先生就提出了应当写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问题。1962年周恩来同志也提出:除了正剧,也可以写一点讽刺剧、喜剧、悲剧。但是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到1978年以前,悲剧一直是我国文艺界和理论界的禁区,很少有人敢于问津。然而当生活无情地撕开温情脉脉的面纱,将大量的悲剧现实袒露在人们面前的时候,

现实不仅向人们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学应当反映社会主义时期悲剧的要求,而且提出了向悲剧这个美学领域进军的要求。于是出现了《伤痕》、《我该怎么办》、《代价》、《风吹唢呐声》等等许多叩人心扉的悲剧作品。文艺理论界也对社会主义时期悲剧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但由于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对我国的文艺理论界来说还是一个新课题,所以人们对有关问题的见解还存在不少分歧。我认为,对作为美学范畴的悲剧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有利于推动美学的讨论,对于贯彻文艺的“双百”方针,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是有益的。

一、正确理解恩格斯关于悲剧冲突的论述

社会主义时期悲剧的理论研究,一开始就陷入了恩格斯关于悲剧冲突的一个论述——不少人把它作为悲剧的定义——的纷争中。这是一个必须直面的问题,由于恩格斯的权威性地位,倘若不能正确理解并弄清这个问题,社会主义时期悲剧理论的探讨将难以深入。

恩格斯在1859年5月18日给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批判了拉萨尔的唯心主义悲剧观,指出济金根的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冲突”。恩格斯的这一悲剧理论深刻指出了济金根失败的真正原因,有力地批判了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观点。在前两年研究社会主义悲剧时,对于恩格斯的这论断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这个问题分歧是比较大的。不少同志认为恩格斯的这一论断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仍然适用于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即社会主义悲剧艺术中的矛盾冲突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冲突”。也有一些同志认为恩格斯的论断是针对济金根的悲剧而

言,不适合于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

恩格斯的论断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的意见分歧,自然主要是由于对恩格斯的论断理解不同而产生的。因而正确理解、准确把握恩格斯这段话的内涵,是跨过这道坎的关键。

有的同志认为:“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是指16世纪德国的以解放农民为主要内容的反封建革命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实现。由此推断,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不同阶段、不同内容的历史必然要求由于当时实现它的主客观条件不成熟而不可能实现的冲突,因而恩格斯的论述仍然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这种说法显然是牵强的,恩格斯所论述的悲剧冲突具体地体现在济金根身上,是对济金根这个具体对象而言的。16世纪的德国面临“封建关系解体的时期”,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体现出历史的必然要求,而作为没落的封建骑士阶级代表的济金根是不可能顺应这种历史的必然要求的,他发动叛乱只是因为“皇帝从骑士的皇帝变成了诸侯的皇帝”。这显然不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行为,因此“同农民结成联盟这个基本条件是不可能的”。这就构成了济金根必然灭亡的悲剧命运——当诸侯联合起来的时候,济金根就遭到了失败。因此“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主要应当是指作为没落的骑士的代表的济金根不可能实现历史的必然要求,这是由他自身所处的地位所决定的。应当指出,恩格斯的本意是以济金根的失败原因,即其本身不可能顺应历史要求,来影射194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是由于资产阶级本身不可能领导革命取得成功,这是由于德国资产阶级软弱、妥协的特点所决定的,而不是历史条件的不成熟。

可见,恩格斯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冲突”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即19世纪50年代末德国面临着统一,而且由谁来统一的问题(这个时期德国的时代

背景和 16 世纪济金根所处的时代有许多相似之处);就具体的悲剧冲突,即济金根的悲剧命运而作的论述。而社会发展至今已经 120 多年了,尤其是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时期,社会的性质与 19 世纪 50 年代的德国社会根本不同,社会的矛盾也与其有着本质的区别,矛盾的双方以及矛盾冲突的性质都已发生了质的变化。所以恩格斯关于悲剧冲突的论述是否可以用来解释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是大可商榷的。文学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它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带有鲜明的时代和社会的特点,随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不存在一个永恒的定义。用一个 100 多年前针对某一具体的悲剧冲突所作出的论断,是难以囊括今天这包含着广阔的生活内容的整个历史时期的悲剧的。

那么,社会主义时期是否存在“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冲突”呢?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不同阶段、不同内容的历史必然要求,由于当时实现它的主客观条件不成熟而不可能实现”,因而断言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历史必然要求和这种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冲突”。这种说法完全曲解了恩格斯原话的意思。恩格斯这句话是有针对性的,指具体的悲剧冲突,是针对济金根而言的。因此这句话是说,这种历史必然要求对济金根来说是“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这里值得特别加以注意的是“实际上”三个字。就我的理解来说,这“实际上”三个字是很有内容的,不能随便忽略掉。这三个字就告诉我们这句话是对谁而言,我们只要读一下恩格斯的原文:“但是我丝毫不想否认您有权把济金根和胡登看作是打算解放农民的。但这样一来马上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悲剧性的矛盾:一方面是坚决反对过解放农民的贵族,另一方面是农民,而这两个人却被置于这两方面之间。”在我看来,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就可以领略恩格

斯为什么用了“实际上”这三个字。可见“这种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不是说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实现,而是说对济金根来说实际上不能实现。而这些同志在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恰恰是忽略了这最不可忽略的“实际上”三个字,以致出现谬误。尤其应当引起重视的是悲剧的具体对象,不同的对象对于历史的必然要求的能否实现就有不同的结果。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以帮助理解。在实现中国革命这个历史必然要求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领导过革命,都有过失败和挫折。对资产阶级来说,这失败和挫折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种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冲突”,这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动摇、妥协的特点使他们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对他们来说,历史的必然要求是实际上不可能实现。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在领导中国革命时遇到失败、挫折就不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种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冲突”,只是由于反动力量的暂时强大以及其他一些主客观原因致使革命力量暂时受挫。历史的必然要求对于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无产阶级来说是实际上可以实现的。

因此我认为,社会主义时期不存在“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种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冲突”,这并不是像有的人指责的那样:“这种观点的主要错误在于:把‘最终必然实现’与‘当时在一定历史具体条件下不可能实现’混为一谈了。”只是前者把这种悲剧冲突放在具体对象身上,加以体现;而后者则是抽调了具体对象,缩小了“历史必然要求”的内涵,扩大了“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外延,穿凿附会地去套用悲剧,这显然是错误的。持此论者还认为:“即使在旧社会,凡是‘历史的必然要求’都是‘最终必定能实现’的。”我们把这样的观点放在具体的悲剧中就能发现这是荒诞不经的。就以济金根为例:对于济金根来说,历史必然要求能“最